了凡四訓中的佛法

沈家楨

一

《了凡四訓》是中國明代袁了凡先生教訓他兒子的一部書，書分四章，因此叫四訓。第一章〈立命之學〉敍述他自己一生的經歷及經驗，是他自己親身體驗的事實，因此也最親切。後面三章是了凡先生由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實行方法及要點，分〈改過〉、〈積善〉及〈謙虛的效果〉三章，裡邊有許多令人看了可以得益的例子。

因爲這部書的社會背景是中國明朝，所以要讀這部書，最好先對那時代的社會背景有個認識。第一，在那時代，一個男人，各位，請注意我說男人，要想成名，有權勢，有財富，能顯揚父母祖上，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即是讀政府規定的書籍，經過政府主辦的層層考試，由政府任命做官，所以能做官與否及官職的高低，判定一個男人一生的成就如何。在那時代的女人要想成名，有權勢，有財富，或顯揚她的父母祖上，也只有一條路可走，那是嫁得一個好丈夫及生個好兒子。各位，這裡的所謂好，即是說做官。對一個女人講，好兒子比好丈夫往往更重要，爲什麼呢？因爲那時代，丈夫是父母選的，而兒子是自己生的。爲什麼生女兒沒有生兒子好呢？不但女兒難能做官，而且相貌醜的兒子還有希望做官，而醜的女兒能夠將來使母親揚眉吐氣的機會就很渺小了。

所以，在了凡先生那個時代，男人最重要的兩件事，一是讀書，應政府規定的各級考試，等到考中某一階段，就有資格做官了，也像現代人的得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學位，可是那時代的中學人、選進士，比現在的碩士、博士要威風得多了。

第二件事是生兒子，女兒不算，一定要生兒子，理由前面已大抵說了。

所以，在《了凡四訓》中，各位會很明顯的讀到，這兩件事是如何地控制了整個社會也即是了凡先生的思想。

第二點要認識的社會背景，是在那個社會裡，非常重視子孫後代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子孫的成名，不但在政府的獎勵下，父母祖上都會得到極大的光榮及優遇，特別是做母親的，會覺得一生的辛勞苦痛已換得無上的代價；反之，子孫如果得罪了皇家，犯了大罪，刑罰也會累及父母祖上，甚至於連累九族，那可比近代的掃地出門更慘。

因此，在《了凡四訓》中，各位會讀到他所舉許多做好事得好報的例子，都着重在子孫後代如何發跡？如何做官成名？極少提到做好事的本人現世所受的好報，這也是受了時代思想的影響，認爲說子孫好更比說自己受好報爲動聽。

了凡先生一生中有兩次大的轉變，也因爲有這兩次大的改變，使他能寫出這部書傳諸後世。

他幼年喪父，母親並不鼓勵他讀書應考，而是叫他學醫，說這也是他父親的遺意。所以，他的早年致力於醫道。可是有一次，他遇到一位飄飄若仙的老者，自稱姓孔，精通邵子皇算數，說他的命是官命，應該讀書應考，並且說，根據算數，他明年即可縣考，第十四名錄取；當年府考，是第七十一名；提學考是第九名。了凡先生帶了孔先生去見了他的母親，經母親的同意，他開始讀書應考，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轉變。

翌年赴考，果然不出孔先生所算，縣試、府試、提學試的錄取名次，完全和孔先生所算的一樣。孔先生又算他的一生命運，說出他以後各級考試的情況，並說在那一年他會考中京官，被派赴四川做官。可是根據算數，他在任三年半，即宜引退回鄉，因爲他的壽數只到五十三歲，說他在五十三歲的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當壽終正寢，並說可惜他將沒有兒子。

因爲歷次考試的情形，連考中第幾名的名次等，都被孔先生算得如此準，使他不能不信。所以，在入京進太學之後，他已經心灰意懶，覺得一切原

都前定，一點也改變不得。一年後，當他從京中回家鄉的時候，經過棲霞山，拜望了雲谷禪師，和師對坐一室，一連三日三夜不曾閉眼睛。雲谷說：「凡人之所以不能成聖人者，就是因爲有妄念纏著，你坐了三日三夜，何以不見你起一妄念？」了凡說：「我因爲已經被孔先生算完了，榮辱生死，都有定數，就是要起妄念，也沒有什麼妄念可起了。」雲谷禪師聽了大笑說：「我當你是個豪傑，原來祇是一個凡夫。」了凡問其故，雲谷說：「人不能沒有心，所以起心動念，就被陰陽分別所縛，也因此有命數，但這祇是對一般人而言，極善的人，不受數的拘束；極惡的人，數也保他不住。你二十年來被孔先生算定，自己絲毫不會改動，豈不是一個凡夫！」於是，雲谷禪師問他：「孔先生算你終身如何？」了凡先生據實以告，不但不能做大官，壽也不長，而且沒有兒子。

《了凡四訓》的下面一段，很精彩，是雲谷禪師叫了凡自己審察一番，照他現在的爲人，是否有做大官及生兒子的可能？

了凡先生想了好一回，回答說：「不能。」他說：「大凡做大官的，我看都有福相，而我福薄，又不能積功德以增福。我不耐煩，不能容人。有時還會以才智自傲而輕言妄談的批評人，這些都是薄福之相，怎能做大官！」

他又說：「清水裡邊養不活魚，要汚泥中方多生物，我性僻好潔，應該不會有兒子，此一也。和氣能育萬物，而我常會發怒，不應有子，二也。愛爲生生之本，我常不能捨己救人，不應有子，三也。我喜多言，因而耗氣，不應有子，四也。我喜飲酒，因而傷精，不應有子，五也。我好徹夜長坐，不知保元養神，不應有子，六也。其他缺點尚多！所以我的確不可能做大官，也不會有兒子！」

了凡先生的這一段自我檢點，其實是佛法中極重要的一種教法，可惜很少人眞眞能做到。這叫做發露懺悔。什麼叫發露呢？就是承認你自己的缺點、過失甚至於罪惡，自己說出來給別人聽，不再隱藏在心裡。什麼叫懺悔呢？懺是梵文譯音懺摩的簡稱，是自愧做錯，請人恕罪的意思。悔含有改過的意思，即不再重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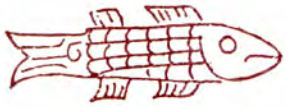
雲谷禪師對了凡說：「你過往世所造的因，造成的果，這就是算數裡的所謂天命，這些果不可改變，猶可說也。可是你現在因爲相信命運已前定，自暴自棄，不在今世努力好好的種善因，那是大大的錯誤。要曉得今世所造的因也會有果。很明顯的，極多極大的善因，也會在今世得到好果，而極大極多的惡因，一樣會在今世得到惡報。所以，你現在若能力行善事，廣積陰德，你今世的善因就會影響你的天命。《易經》教人趨吉避凶，倘若天命是不可更改的，那末吉何可趨，凶又何可避呢？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你信得過嗎？」了凡拜而受教，於是將往日的不好行爲，盡情在佛前發露，並發誓要行善事三千條，先求能考中舉人。雲谷禪師給他一本功過薄，教他自己每天審查登記，凡做一善事，記一功；犯一過失，則抵消減少一功。這是了凡先生在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大轉變。自那天起，他將他原本的名字學海，改爲了凡，意思是自今日起，不再落在凡夫的窠臼中。

可是，做功德並不容易，以往的壞習氣隨時會出現，所以往往記了幾功，又被過失所抵消。了凡先生自己說得很好，他說：「自發願以來，往往有見到善事但遲疑沒有勇氣去做，或做了又自己疑悔，或心裡想做好而嘴裡常常得罪人，或醒的時候知道是善是惡，一吃醉了酒，許多壞習慣還是存在。所以，往往一天之中，功過相抵，結果等於虛度。」這樣自從在雲谷禪師處發了願到完成三千條善事，一共化了十一年之久。

可是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，了凡先生雖然化了十一年方圓滿三千條善事，但他在發誓願後的第二年，即考中了舉人。他的會試成績，依照孔先生的原定算數是第三名，可是他考了第一名，這是第一次孔先生的算數不完全準確。各位，這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什麼呢？佛法特別强調發心的重要，因爲一切都從發心開始，希望各位牢記在心。

了凡先生的第二次發願是生兒子，他也發誓做三千條善事。這一次，他及他的夫人合力在四年中圓滿三千善事，第二年就有孕生子，取名天啓，《了凡四訓》就是寫給這個兒子的一本書。

他的第三次發願是許了一萬條善事，求中進士，三年後殿試登第，派任



寶坻縣。可是在縣衙門中，反而不及以往容易做幫人的善事，要想積滿一萬條，好像遙遙無期，他及夫人都因此擔心。有一晚，他在夢中看到一位神人，他就將善事難完的困難請教神人。神人對他講，你減輕糧稅的一件事，已足抵一萬條善事矣。醒來，心頗警疑，寶坻縣原本每畝須繳二分三厘七毫稅，自了凡到任後減到一分四厘六毫，但沒有想到這件事有這樣的功德。正好有一位幻余禪師自五台山來，了凡就向他請教。禪師對他說的話，可以做我們的座右銘。師說：「善心眞切，即一行可當萬善，況合縣減糧，萬民受福乎。」第一，善心眞切；第二，影響之大。所以，各位做善事，不論是助人、救災、捐款、供養，或者演講、寫文章，挺要緊的是看你的心眞切不眞切，影響的範圍遠大不遠大。各位如果能一讀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，就會體會出其中的奧妙。

這次已將了凡先生的一生先述了一個大概，其中最使我有興趣的是孔先生的算數，在了凡遇到雲谷禪師之前，算得簡直毫厘不差；可是自得雲谷之指點後，力行善事，廣積陰德，算數就愈來愈不準。孔先生算他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命終，可是他五十三歲連病也沒有，在寫《了凡四訓》時已經是六十九歲了。

了凡先生的最後結論是，凡是說禍福是靠自己求來的是聖賢之言；說禍福是惟天所命，則是世俗凡夫之論。

下次想和各位研討的是了凡先生的經驗談，他對應用佛理於日常生活之中的分析，十分精彩，而對功德的比較，更是深入。希望改變命運的，實在應該研究。

二

佛在《金剛經》中說：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所以，《了凡四訓》所講的，全部都是佛法，不過這是明白了一切法都是本性的顯現，是不一也不異的境界後的知見。像我這種分別心還是很重的人，就覺得《了凡四訓》所說的，有

的我看了歡喜讚歎，有的對我並不起多大影響。因此，我這個題目「了凡四訓中的佛法」，嚴格的講，應該是我所歡喜讚歎的佛法，想將這些佛法介紹給各位同修，希望您們也像我一樣，可以得益。

因此，我今天所想講的，並不依照《了凡四訓》中的章次，而是依照我自己的印象深淺，將記得的講出來。

從前有一個女孩子，家境貧窮。一天，她走到一個寺裡去拜佛，她想做一些捐捨，可是袋中只有二分錢，她就將她僅有的二分錢全部捐給了寺中。只見寺中的住持親自出來為她懺悔求福。後來她長大了，被選入皇宮，一天她想起家鄉的那座寺，就帶了幾千兩銀子來捐給寺裡，住持知道了，叫他的徒弟出來為她迴向。這位女施主就去問住持：「我小的時候，只捐了二分錢，可是師父你卻親自為我求福；而今天我捐了幾千兩銀子，師父卻只派個徒弟來招呼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方丈說：「你以前雖僅捐了二分錢，可是布施的心非常真切，非老僧自己替你懺悔，不足以報你的施德。此次施物雖厚，可是施心不及前時的真切，我叫我徒子來懺悔已足夠了。」

各位大概都曉得有一位呂洞賓，是中國有名的八仙之一。漢鍾離可以說是他的老師，列為八仙之首。當漢鍾離覺得呂洞賓的修仙基礎已經很不錯，可以出山為善，救濟世人，以培植功行，就對他說：「我有一個仙術可以傳給你，那是點鐵成金。」呂洞賓問道：「變成了金之後，是不是還會改變呢？」鍾離說：「可以五百年不變，可是五百年之後就仍舊回復成鐵。」呂洞賓就不願學，他說：「那豈不是要害五百年後的人嗎？」鍾離聽了，讚歎呂洞賓說：「修仙要累積滿三千功行，你這一點心意，三千功行已經滿足矣！」

以上兩個例子比上次講袁了凡先生在知縣任內，因減田稅，一萬條善行即時圓滿，更為重要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對我們一般人講，要做一件善事而能令萬人受益的，並不容易，可是不論捐錢多少，而是看捐捨的心真切如何，這是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到的。特別是經濟情況並不充裕，而能常常想著做好事、利益人、捐錢，自己則節食省用，其功德更是不可思議。若能處處為人

著想，不爲自己謀利益，不存一絲害人念頭，做任何事都以是否能利益人爲權衡準則，也是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到的。各位想呂洞賓只是一點心意，即時圓滿三千功行。可見得，心的力量，向善向惡，關係是何等的重大！

各位，這兩個例子都不是非有大財力、大權勢方能做到的，因此是我特別歡喜讚歎的例子，願爲各位鄭重介紹。

《了凡四訓》中提到兩點很有意義，值得特別提出，一是善有大小之分，一是善有陰陽之別。這裡的善，通俗的講法，即是做好事。

《了凡四訓》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大小之分。他的所謂大小，並不是我們一般人用數字來測量的大小，譬如說你捐了五千美元，我捐了一萬，我比你大。不是的，在了凡先生的認識中，這個世界不僅有我們人類，而且充滿了天神鬼怪，在神鬼的觀察下，你的五千可能遠比我的一萬大。現在看他所舉的一個例子：

從前有一位衛仲達，在朝廷中做官，有一次在半睡眠狀態中，好像自己到了陰府。只見閻羅王在對小鬼講，將衛某的善惡兩種記錄簿都取出來。等到取出來一看，惡事的記錄簿竟堆滿庭前，而善事的只有小小一卷。衛仲達駭得魂不附體，說：「我還沒有滿四十歲，怎麼會有這許多惡事！」閻王說：「一念不正，即在簿中錄下，不必一定身犯口犯也。」可是當兩種簿子放在天秤上稱時，那小小的一卷善事本竟比大堆的惡事簿重得多。仲達又覺得奇怪了，就問：「這薄薄的一卷小册子，究竟是什麼呢？」王說：「朝廷曾經要大興土木，造三山石橋，勞民動衆，你曾上疏諫之，這一卷即是你的疏稿。」仲達說：「我雖諫，但皇上不聽，於事無補，何以會有這許多分量？」閻王說：「朝廷雖沒有聽從，但是你的心是在萬民，只此一念之善，並不因朝廷之聽否而改變；若朝廷聽從，使萬民得安，則你的善將更大矣。所以志在國家天下，善事雖小而大；苟在一身，雖多亦小。」

各位，這裡邊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則，凡是爲大衆的，善雖小亦大，如果是爲自己或少數人的利益，則善雖大亦小，此所以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，願

願以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爲對象也，願各位同修善能體會這一點。

這就叫善有大小之分。什麼是善有陰陽之別呢？

《了凡四訓》說：「爲善而人不知的爲陰德，爲善而人知的叫陽善。」陽善受世人的尊敬，享盛名，名也是福報，但若名過其實，往往反而折福，不可不知。陰德人雖不知，但神鬼知之，所以積陰德的，爲神鬼所敬，往往會照應他，逢凶化吉，或所求如願，其力量遠比世人所能報酬他的爲大。這和佛在《金剛經》中所說的：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」是同一道理。

《了凡四訓》也有一則有趣的故事：

台州有一位姓應的，官至尚書，壯年的時候在山中潛心讀書。這山間夜晚常有鬼聚集呼嘯，他心無虧，因此也無所懼。一晚，聽見有一個鬼講：「我可以有替身了！住在某地的某女，她丈夫出外，久久不歸，消息全無，公婆懷疑兒子已不在人間，逼此女改嫁，此女不肯，明晚要在此上吊自殺。」應公聽了，第二天即下山打聽，確有此女，乃將他的田賣掉，得銀四兩，假寫了一封她丈夫的信，將銀子送去她家。她公婆因爲筆跡不對，起初不相信，但後來想，信可能會假，但銀子卻是眞的，大概兒子並沒有意外，就不再逼媳婦改嫁。後來兒子果然回來，夫妻乃得相保安好如初。應公在第二天晚上，又聽見一個鬼講：「我本來想有替身了，可是這個讀書秀才壞了我的事。」又聽見另一鬼說：「那末你可要加禍給這秀才呢？」這鬼說：「天帝因爲這秀才心很好，預備將來任命他做陰德尚書，我又怎能害他呢？」應公因此更自勉勵，努力修善積德，遇年荒輒捐穀以賑災，遇有不如意事，則自己反省懺悔，怡然順受，現在不但他自己官居尚書，子孫登科做官的，已有好幾人了。這就是一個積陰德的好例子，因爲他的賣田瞞銀，並沒有心要人知道，這就叫做陰德。所以，善有陰陽之分，而陰德勝於陽善。

《了凡四訓》還有一個例子，那就更深一層了。各位大概都知道孔子有兩個出名的弟子，一位叫子貢，一位叫子路。那時候，魯國有一條法令，若有魯國人流落在別國做奴隸而被人贖回來，魯國政府會給這出錢的人一筆獎金

。有一次子貢贖了人，但認爲這是他應該做的，不願受獎，別的人都很讚美子貢的廉德，可是孔子不以爲然。孔子說：「魯國人，富的少而貧的多，若大家都以爲受獎爲不廉，今後將沒有人再向諸侯去贖魯人了。聖人做事，應以移風易俗，施教百姓，使大家仿效方對，不應該只是標榜個己的行爲。」

又有一次，子路將一個將要淹死的人救了起來，這個人很感激，拿一頭牛報答子路，子路受之。孔子知道了，很高興說：「自今以後，魯國下水救人的事將更多了。」

了凡先生的結論是：「爲善不論現行，而論流弊；不論一時，而論久遠；不論一身，而論天下。現行雖善，而流弊足以害人，則似善而實非也；現行雖不善，而其影響足以濟人，則非善而實是也。」

最後，我想對各位講講我自己的經驗，各位，爲善並不容易。我曾經想學了凡先生，立一本功過錄，可是始終沒有做成功。各位不要見笑。也許我的困難是定不出一個記分的標準，或者智慧不夠，無法確定究竟這件事是功是過，或應該給它幾分？譬如今天的演講，如果有人聽了，生起「善事如此難做，我還是不做算了」的心，那豈不是反而罪過。其次，我覺得爲善的機會實在不多。像《了凡四訓》中的雪地救人、平反冤獄、代付罰金以全人夫婦或活人妻子等等機會，在我似乎不可能會遇到。可是，話得說回來，凡是我能夠做的善事，或有機會使我可以做的善事，是否我都已做到了呢？慚愧得很，答案是並沒有，而且差得太遠。所以，這次在大覺寺講兩個鐘點的「了凡四訓中的佛法」，與其說是演講，不如說是懺悔。捫心自問，我可以做，應該做的事還很多，可是也像了凡先生行善初期時的自白，有見到善事但遲疑過慮，沒有勇氣去做，心既不夠眞切，胸懷也欠廣大，所以一日一日的因循虛度，不覺感慨很深。今天願誠懇地奉勸各位親愛的同修，我們做善事的日子其實並不多，做善事的機會更是不多，所以要下決心，抓住機會，最好能養成每日自己檢點一次的習慣：我今天做了善事沒有？一天虛度，就少了一天做善事的時間，時不我留，十分可惜，願各位多自珍重，謝謝各位。